

雨丝风片



杨子 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雨丝风片

杨 子 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丝风片/杨子著.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81062-295-1

I. 雨… II. 杨…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1676 号

雨 丝 风 片
YUSI FENGPIAN
杨 子 著

出版发行: 警官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公安大学 368 信箱

邮政编码: 100038

印 刷: 河北省抚宁县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9.125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3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62-295-1/G·155

定 价: 20.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57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目 录

第一辑 人生的履痕

重返尔德尼沟	(3)
果园	(10)
名字的沧桑	(21)
记我的妈妈	(24)
女儿趣事	(31)
记女儿丹丹	(34)
旅途遇凯蒂	(40)
一路风光一路情	(47)
戈壁滩上迷人城	(51)
东南行小记	(53)
爱的暖流	(58)
三峡船忆	(61)
乌兰浩特散记	(70)
科尔沁草原凝眸	(80)
阿尔山一日	(87)

第二辑 燃烧的生命

倚天抽长剑 寰球共凉热

——记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朱恩涛…… (105)

老延安的灵魂

——记艺术家、文化企业家刘迅…………… (131)

夜访丁一岚…………… (137)

冬日访草明…………… (142)

闽南乡野间的蒲公英

——访作家郭风…………… (146)

“傻老头儿”张清玉…………… (148)

逐日的现代“夸父”

——记表演艺术家石维坚…………… (155)

“桃花”圆了“梅花”梦

——“梅花奖”获奖者张凤莲小记…………… (158)

第三辑 时代的回声

也该有个“仓颉杯”大奖赛…………… (163)

有感于陈建功“玩‘邪’的”…………… (166)

“有女万事足”…………… (169)

报摊的诱惑…………… (171)

我心中警察形象的变化…………… (174)

宁肯慢些 但要好些…………… (177)

赞美边建欣之后…………… (180)

科学家的美文

——读读想想·····	(183)
理论家的词章	
——有感于胡乔木的一篇题记·····	(186)
灵魂的自律·····	(189)
灵魂的分野·····	(193)
我是中国人·····	(196)
爱国主义的强音·····	(199)
有这样一则广告辞·····	(202)
战士的自评·····	(205)
人生的意义·····	(208)
蓦然回首与欣然前瞻	
——迎新漫笔·····	(211)
杂文大有前途	
——冰心访谈记·····	(213)
春节前夕访夏衍·····	(215)
骨硬笔尖 文短旨远	
——臧克家谈杂文·····	(217)
百年书卷翻新页	
——高扬同志小记·····	(219)
“画虎居”里话杂文	
——访杂文家刘征·····	(222)

第四辑 书海的微澜

读胡昭衡早年一篇小说所想到的·····	(227)
呼唤女性的自立与尊严	
——读哈斯乌拉小说随想·····	(230)

钩棘上的花

- 读刘征《画虎居笑谈》…………… (233)

爱国情怀谱华章

- 读《新的使命——爱国作品当代篇》…………… (235)

老叶成泥育幼林

- 读《大江搏浪一飞舟》…………… (238)

人类的梦想者

- 读书随笔…………… (240)

- 文途记感…………… (245)

附 文

难忘的 25 次会晤

- 内地与香港警务合作纪实（与朱恩涛合作）…… (253)

澳门的明天更美好

- 内地与澳门警务合作侧记（与朱恩涛合作）…… (271)

- 后记…………… (282)

第一辑 人生的履痕

重返尔德尼沟

汽车离开固阳县城向西急驶，转眼就驶上了通向往尔德尼沟的山间公路。我的心不知怎的，抑制不住地跳得急促起来。啊，尔德尼沟，我度过3年知青生活的小山村！自从离开后，十几年辗转动荡的生活过去了，我却没有机会回去再和乡亲们相聚，这一次利用采访的机会，我终于要重返尔德尼沟了。万千思绪，一下子随着山谷间的岚气升腾起来。

眼前的路，还是那么熟悉。弯弯曲曲，路转景移，这里一棵大树，那里一块巨石，每一景都唤起了我的回忆。近了，近了，那个敞着胸怀的桥洞，不就是靠近尔德尼沟的标记吗？桥的左边，是一座灰褐色的大铁山。尔德尼沟的百多户人家，就傍着铁山，散落在山前的一片平地上。

我下了车，环视了一下四周，很快就认出了通向当年的房东家的小路。我迈步走去，突然有点胆怯起来。真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乡亲们还会认得我这个久别不归的女知青吗？

正犹豫着，只见路边几个乡亲惊疑地朝我走来。略一对视，就听到一位妇女惊喜地喊起来：“小杨子，杨老师！”我一打量，这不是我的学生秀秀的母亲吗？我在这里当民办教师时常去她家家访，每次去都受到她热情的款待。她比过去老了，但还是那样干练爽快。我激动地上前紧紧握住了她满是老茧的手，来不及寒暄，

就被一伙乡亲簇拥着进了我的房东家。

房东是老矿长郝大叔。他一见我，脸上的皱纹笑得舒展开了。大叔身板儿还很硬朗，说话还是高腔亮嗓的，底气很足。乡亲们有什么街长里短的麻缠事，都爱找他。由于他在外头工作过，见多识广，明事理，有远见。想当年，他最支持我的工作。遇到谁家不让女孩儿上学，他就帮我上门去动员。他的女儿美玲子，还是我培养的小班长哩。现在美玲子也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手里也抱着小女孩了。郝大叔指着美玲子，笑呵呵地说：“接上你的班了，只是没有你活泛，也没你有出息。你在学校那会儿，咱村小学多红火呀。你带的那个班还闹了个学区统考第一，你组织的文艺队还在全区会演得了奖状。孩子们让你调教得出息多了……”没等他念叨完，大婶就给我端上一碗热茶，连连说“快上炕，快上炕”。我被拥到热乎乎的炕头上，有点别扭地盘腿坐下。大婶笑着打趣说：“你还是不会盘腿儿，都怪这腿长得太直溜了。”她用慈母般的眼光对我左右端详着，一个劲儿地说：“没变样，比过去更俊了，只是瘦多了，瘦多了。”她心疼地问我：“你还是像过去那样挑食、不好好吃饭吗？”我有点撒娇地说：“在城里，做梦都想吃您做的大烩菜、川米饭和黄米糕哩！就是吃不上，我才饿瘦的呀！”大家一阵哄笑……

拉了一会儿家常，我就急着下炕，走到院里去看我当年住的小房。这是一间小小的偏房。这么多年了，我走后一直空着，只堆了些杂物。我推门进去，那盘我曾睡过的小炕还在，那个我安放自制铁台灯的窗台还在，那张没上油漆的小书桌还在，墙上还留着那一年我自己刷房时刷下的轻一道重一道的白灰痕……哦，炕头那个红得扎眼的小红柜也还立在那儿。那是隔壁双眼失明的阎大爷老俩口送给我放衣服等杂物的，还是大娘年轻时心爱的陪嫁物呢。老俩口前几年已经过世了，睹物思人，我不禁心里一阵

酸楚……

站在屋中，四围环视，往事如烟如梦，潮水般地涌上心头。就在这间小屋里，我度过了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啊！三伏天抢收时疲累的酣睡，中秋、国庆时想家的滋味，深夜静读的沉醉，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女友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和羞怯的喁喁私语，青春期又忧郁又温暖、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和思绪……这一切都历历如昨。就在这间小屋里，我记下了好几册厚厚的日记，开始了我对人生和文学的探求，在这里和村里青年过团组织生活，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写诗，倾诉对亲人的思念。在这间小屋里，我上了难忘的“人间大学”，受到了乡亲们纯朴无私的照料。小屋里总是摆着不知谁家送来的好吃食，不是鸡蛋烙油饼，就是大烩菜，或是一盘新炸的黄米油糕和焦黄脆香的炸馓子。记得第一次锄地时中暑，乡亲们七手八脚地把我背回小屋，大叔急得满头是汗，大婶急得直淌泪；还有一次在山里拔荞麦，遇到暴雨，山里没个避雨处，跑回屋里浑身精湿，大婶马上送来了红糖姜水和干爽衣服；最难忘的是那次我淘气，爬上了系在家门口的大白马，想当一次勇敢的女骑手，结果被刚飞跑了几步的马掀下地来，摔得我好些天站不起来，惹来大婶一阵亲昵的数落和日夜的守护和照料……

啊，小屋，我的小闺房，这里有着太多太多亲切、温暖的回忆。就说小屋门前开着各种颜色的牵牛花吧，房东大婶总是辛勤培育它。她曾对我说：“这牵牛花俗名叫勤娘子，不是懒人莳养的。它清早开花，过午就蔫了，懒人晚起，一生都见不到它！”牵牛花和大婶的话，使我懂得了人生勤为美的道理，至今做什么事也不敢懈怠偷懒。这点感悟，我还曾写在一篇散文里呢！

美玲子陪着我，沿着村里的小路向住在村尽头的老队长家走去。路上经过了我曾冬天滑过冰的大河槽，那所小学校，也路过扛着锄头和知青们干活回来居住过的小屋，路过经常担水的那口

井和粮食加工房……一路上，美玲子不断地对我讲当年我那个班的学生情况：“小丽在矿上当会计，茹茹到县当了邮递员，柱柱当了兵又上了大学……”她也向我提到了莲莲的父亲得肺癌死去，莲莲因为失恋疯了……这些人世间难免的灾变使我黯然神伤。尔德尼沟的年轻一代赶上了好时候，生活在他们面前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忧伤和痛苦。生活总是这样，又如意又不如意，有欢笑也有泪水，日子就这样流淌过去……

来到老队长家门口，这个庄户院子，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似乎更破旧了。主人虽然当了一辈子村干部，但仍然是老实巴交，安守本分，不置私产的农民。他听到美玲子的喊声，颤巍巍地迎了出来，头上还是包着块白头巾，身上还是穿着连襟蓝布衣，一张口还是那熟悉的固阳口音：“小杨子，出息啦！听说你当记者啦，咋总也不见你回来？大伙可没少念叨你。”我有点惭愧地说：“太忙，又总也没个机会。”一边说一边跟进了屋。屋里光线很暗，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浊霉味和中药味。炕上躺着老队长的老伴，她下身瘫痪，昏昏沉沉的，但还能认出我。她让我坐在她身旁，轻轻摸摸我的脸颊和身上，半晌说不出话来，好一阵子才用细得像游丝的声音说：“这女子还是那么单薄，那些年你可没少在这吃苦啊！”一句话说得我落下泪来。大娘都病成这样了，一张口却提起我当年吃的那点苦，一点也不诉自己的苦，这是多么善良、无私、慈爱的老人啊。记得我来到这个村插队，刚满18岁，身体单薄得风一吹就能被吹跑。老队长一边欢迎我们，一边自个儿叹气：“这么弱的女子，不让在城里上学，弄到乡下来干甚？”老队长心地非常善良，对我们知青，尤其是女知青分外关心、照顾、体贴。他常常到我们的住处嘘寒问暖，派活总让我们干轻的，而且让有经验的老农手把手耐心地教我们，连我们的镰刀都是每晚由老队长磨好。记得一次在社员大会上，他对乡亲们说：“知识青

年来咱们尔德尼沟不容易，人家在城里父母那儿，都是疼不够的宝贝疙瘩，到咱们这里，可不能让人家受了委屈。大伙都要把他们当自个儿的孩子对待，谁也不能欺侮他们。咱们尔德尼沟，蒙语的意思不是宝贝沟吗？知青们就是咱们村的宝贝！”这些让人感动的话，当年曾记在了日记本上，也一直记在我的心里。

我斜坐在炕上，和老队长拉起了家常。我们聊别后的思念，村里的变化，相识的熟人，当年有趣的事情。我也把自己的经历大致告诉了他老人家。学校毕业后，怎样被分配到市果研所当技术员；后来又怎样因为喜欢给报纸写稿当上了报社的记者、编辑……我把自己出版的两本小书——散文集《红与绿》和散文诗集《云之歌》送给了他留作纪念。老队长听了又感慨又高兴，他说：“你的书是最好的礼物，这些年你也真是不容易，你在村里时，大爷就看出来你是个要强有志气的女娃。你们知青后来都自个儿跑回城里不来，全村 27 个知青，就你一个人住在村里，认真地教书，为咱们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些年下来，教育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凡是当年的好学生，不是升学到外头发展去了，就是头脑比较灵活，经营比较有方的农村能人。眼下这时世，没有文化吃亏呀！”老队长亲切的话语，使我不禁想起了在尔德尼沟最后一个中秋节，知青伙伴们都走了，我一个人也觉有些孤单，晚饭后，金黄的圆月从山岭后升上了天空，照在门口不远处的开阔河槽里，使缩在河槽远处的一线河水变成了一条闪着银光的银线。此时我一人默默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眺望河槽，想念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想起我当年偷出户口报名上山下乡，想起他们对我的宠爱，我走时他们躲在凉房里悄悄哭泣的情景，我的泪水也刷地流了下来。这时，队长老伴的声音轻轻在我耳边响起：“小杨子，大娘知道你是想家了，今天是中秋节，快家去，我们都等着你来和我们一起过节呢！”说着她把刚烙好的还有点烫手的大月饼塞到了我手里，

我的心立刻温暖起来……

我们的交谈，像撒野的河流，一会跳到这儿，一会儿又转到那儿，又像老年间农村的纺车上的线线，越拉越长，怎么也扯不断。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叫人眼花缭乱，而尔德尼沟，虽然也有一些变化，但相对而言，却更像一泓山谷中的静水，看不出有什么太突出的变化。村头的那座大铁山，已经由白云铁矿开采好些年了，矿山的发展，使村里有了些工矿区的气象。整齐的矿工家属宿舍门前，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新修的篮球场上，有几个小伙子生龙活虎地打球，学校也重盖了，小卖部里的货品，也比较丰富齐全。记得我们那会儿买点生活日用品，还得翻过一个山坡，到附近的公益明公社去买，况且那时民办教师一个月才发六块钱的补助……我是多么盼望尔德尼沟的生活面貌能有更大的变化啊，真盼望乡亲们过上更有现代化气息的好日子，如同我在南方一些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看到的农村那样。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这里毕竟是塞北山区，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在历史的巨变中，个别偏僻地区的相对停滞，也是不难理解的。这也是我们的国情，也是我们的现实呀！我心里感到有点沉重：我能为尔德尼沟的乡亲们做点什么呢？他们是那样朴实、忠厚、善良，又是那么平静豁达，无怨无悔，勤劳正直。他们是我上了人生第一课的老师，是我苦涩而又温暖的青春之旅的向导。每当我读到那些描写知青苦难生活的小说和回忆录时，我总是带着点庆幸自己的心情想起尔德尼沟，我心中的宝贝沟。我是最后一批小知青，比起老三届我要幸运得多。这个小村庄的乡亲们给予我的温暖、呵护，使我的知青生活的回忆有了别一样的情调。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我们的生活多种多样，知青的各自的生活体验也就很不相同。不管怎么说，那一段知青生活使我真正接触到人世间的底层，接触到朴讷温厚的人民，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间过得真快，在村头等得太久的汽车，响起了催行的喇叭。我不能不告别小村上路了。乡亲们一边抱怨我逗留的时间太短，连顿晚饭也不能留下来吃，一边依依惜别地送我上车。说来也怪，刚进村时还是风和日丽，这会儿天上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小雨珠落在我脸上，和夺眶而出的泪水混在一起，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心口酸痛酸痛的。车开出好久，我还沉浸在离情别绪中，久久沉默不语。同行的伙伴儿开玩笑地说：“真没想到，平时那么爱干净的杨子，在那气味令人窒息的炕头上，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我淡淡地笑了笑，还是什么话也没说。我需要独自静静地回味在尔德尼沟这一次短暂的勾留，我突然觉得，离开这个小山村的十几年来，我生活得太像飘流的浮萍。目睹了不少世事沧桑，升降浮沉，游览了不少名山大川，旖旎风光，经历了一些挫折坎坷，长了一些见识，也写出了一些稚拙的诗文，忝列女作家的行列，但实际上，我对祖国大地上的人民生活，又有多少了解呢。辗转奔忙中对尔德尼沟匆忙的一瞥，使我又一次感到生活的厚重，人生的艰辛和自己的浅薄。当年我“扎根”农村的热情和决心，自然不免于幼稚和空洞。但其中不也燃烧着一个年轻人第一次扑向生活原野的激情吗？我的生命的根须，难道和尔德尼沟的泥土，就没有丝毫联系吗？

我的生命的路，曾经有过一段留在了尔德尼沟；当它向前延伸时，能完全摆脱对尔德尼沟的记忆么？

我静静地沉思着。汽车驶离山区飞快地向市区驶去，眼前的天地，渐渐开阔起来。

1990年7月初稿

1994年2月定稿

果 园

一

我常常梦到果园。有时梦到春天的果园，红的、粉的、白的果树花像五彩云，飘浮在刚抽叶吐绿的果树间。我头上、肩上落满了花瓣，和女友们在果树林里捉迷藏，穿过来追过去，急出一头汗；有时又梦到秋天的果园，累累秋果压弯了枝头，我瞅准了一个大红苹果踮起脚尖去够，却怎么也够不着，醒过来还直后悔；还有一次是梦到我在果园时同宿舍的女友臧淑芹，她一个人坐在果树下看《红楼梦》，我轻手轻脚地从背后靠近她，想吓她一跳，没想到她却坐在一朵白云上飘走了……

各种各样的关于果园的梦，在我的潜意识里储藏着，偶有触动，就会像缤纷零乱的云雾，从记忆深处升腾起来，变幻组合，把我在果园时经历的一段生活，像演电影一样放映出来，使我自己也看得出神。唉，那时的我，是多么年轻、多么单纯啊！

关于果园的梦，大约从我童年的印象里就开始萌生了。

五岁那年，哥哥带我回山西怀仁乡下老家住了半年。那时，我爷爷自己有一小片果园。去的时候正是春天，爷爷带我到果园里。果园里弥漫着浓浓的花香。红的杏花、粉的桃花、白的梨花，争